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一

賦 除夕賦

書

與濟南司理錢樸菴論重開北河書 答方田伯書 濟南上分巡青州道周元亮先生

書

寄施愚山先生書 濟南寄施愚山先生

生書

寄孫豹人江右書

序

贈評話柳敬亭序 北海馮宗尼先生詩序 程郊倩藥性廣發揮序 王氏家譜序

谷口山房自序









留。余幼少而失恃兮，感時運而悲吟。念逝者之不歸兮，心委蛇而思深。道蔓草之廣路兮，望松楸之喬林。白楊颯其悲風兮，玄鳥奏其哀音。愁一號而聲絕兮，涕交下而沾襟。夫惟悵望而不得一見兮，孰憂思之可任。惟時值乎除夜兮，身羈棲乎塞之上。歲將盡而徘徊兮，感孤征而怏怏。酌椒酒以自娛兮，停柁竿兮偃仰。惟邊土之慘烈兮，風蕭蕭而哀響。白日倏其西匿兮，夜已闌而泣咽。明月晦其無光兮，衆星戚其羅列。霜晶晶而忽被兮，雲黯黯而還結。心悲思之未已。

兮，腸一回而千折。睇他人之祭先兮，几席森其夜設。哀祀亾而不獲兮，悲歲終之時節。羌東顧而拜跪兮，靈逍遙兮渭之間。望杳杳以難及兮，阻關隴之深山。魂一往而不返兮，愁抑鬱兮心思家。對濁醪而不飲兮，撫徂景而長嗟。彼王粲之善賦兮，感故鄉之是違。登高樓以遠望兮，情眷眷而懷歸。痛長吟而心絕兮，歎地異而人非。忽掩袂而太息兮，泣下垂而霑衣。感故人之憐我兮，來慰我以壺觴。肴蔬紛其雜設兮，燈燭爛兮輝煌。羌滿引而不辭兮，醪一進而百觥。拚友



朋之言話兮聽清歌之琅琅。冀飲酣以忘憂兮聊假寐而未央。顧沈痛之結中兮心難醉而徬徨。遲春明而促駕兮予將返乎故鄉。

書

與濟南司理錢樸菴論重開北河書

伏聞此間人言中丞公欲重開北門外河道舟達華不注下爲遊觀地竊以爲此務之急而中丞公未必果有此意抑或別有見也念慈在河間見屯田東人諸疏已稔知中丞公畱心民瘼及到濟南聽民間稱頌益深服仰故知此舉非務之急中丞公未必然蓋從來大賢君子爲一方重臣其或開新興廢必大有利于民而後爲之如果有此意必有以河開從北



門至山下可溉民田若干頃之說進者上臺見可以  
利民意欲爲之而尚未之熟計可否民間遂相傳說  
此念慈所謂別有見也不知此河原有舊道若當日  
果爲民利沿河之民必不肯任其湮塞又必其利不  
足償疏濬之勞乃相諉至今且河開別無可注之水  
必取水于湖今大明濯纓二湖居民資荷爲利水不  
見多若分而灌河沿河縱利湖利必減損此利彼得  
失相等况沿河之田未必果利乎自北門至山下陸  
道已二十里水道委曲當又增多疏鑿之力非數十

萬工不可傷財勞民誠未易言若河成而不能利于  
民僅爲遊觀盛概則悔之無及上臺最明又必不肯  
爲此近聞府北城重疏水門歷城縣豫徵用物于民  
間吏胥爲奸所徵錫至數千觔灰至數十萬觔杉棹  
鐵石稱是役興所用物不過十百之一竟有無所用  
者徒爲吏役中飽一關如是開數十里之河所徵夫  
役畚鍤指一爲百弊又不勝舉矣蘇公子瞻築堤西  
湖雖遊觀艷稱而其實爲餘杭縣萬世利賴况今數  
十年兵火飢饉之後民力已殫時旣不同而以濟民



視杭其難易相懸不啻什百種田辦租猶苦不給復  
增此無藝之役民無聊賴其不流離者幾希念慈得  
之道路之口固竊疑上臺未必果有此意卽有以利  
沿河民田之說進者熟籌之亦必中止然恐萬一有  
之舉而始覺其過止之于後不若審之于前仰體上  
臺之明恐民間訛傳爲累盛德吾子廉幹素爲上臺  
所器重百姓所仰望似不可以地方事非刑官職掌  
而不爲一言也

荅方田伯書

別來歲月阻深跂懷同之夏初被攝到濟寧投謁蛟  
峰先生未蒙賜見知其重引嫌也嗣晤貴邑汪吳三  
子乃知足下在其署內憂苦中一爲開顏喜相去咫  
尺或可圖一把臂不久而足下去鄆城猶冀還自鄆  
得一見今接手教知不可得矣又聞旋且告歸嗚呼  
滿中憂憤世無可告思一向故人言他日代白此心  
于海內君子則念慈雖死無憾今竟不得傷哉竊也  
繁陰如織泥潦載塗有人焉性不能曲折趨避獨遵



周道而行以及坑塹羣指爲愚且瞽誰復能察其心  
寧得謫于人不敢自欺其心寧櫻觸于虺蜚不敢得  
罪于聖賢其中亦確有所守終不以彼易此足下云  
與彼婦對簿人苟無愧于心此不足爲辱且彼婦亦  
何足責也况彼婦昨于濟南已自悔其罪且怨爲唆  
者所愚是其本心未盡澌滅獨怪乘軒峨峨不顧天  
理不知愧恥固位避難私心護短故不難引下以凌  
上導淫而破義其心良曲其術良深彼自苦若是何  
若直告念慈寧慨然自誣受過不忍見此鬼魅形

重汗顏忸背也足下聞我歌咏不輟謂不以患難挫  
志大見獎許不知念慈向之速謫實卽由是蓋言不  
載道不足爲言而苟非實有見于道而身行之則亦  
不能爲載道之言向來控索名理固結胸中故于枉  
直自便之術羞之而不能爲以至于此今仍癖此不  
輟是終窮之道也况士至今日更難卽不能爲逢世  
之行亦度幾爲逢世之言猶或可易衣食今皆不能  
而益苦思淡討研本去靡惴惴焉惟以不能跂及乎  
古人爲恨而不顧世之毀譽是猶見聯轡趨城市而



己獨背之而馳向深山窮谷寂寞無人之鄉與窮餓  
爲緣其志當亦世所共笑而知己者所深悲耳雖然  
念慈之爲此固亦有見念今世仕宦舍道則進守道  
則退旣不能行其道猶可爲明道之言以俟後世古  
人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足下愛我者若見爲非是  
則必勸而止之今不止而且若嘉尚焉殆庶幾知己  
矣念慈得此亦可以不恨矣敢承命以近刻二種因  
三子以獻志雖企古而才實不逮惟愛我教之至來  
札索畫山水念慈自數年來不惟意興爲一官銷

而思少年坐此等好名鄙事因而失學今痛自追悔  
一意讀書諸俱廢棄已久不復能作非敢吝也足下  
言歸營蘭若爲迎親計此誠孝子苦心然和尚歸與  
不歸要不可彊又聞斷絕葷酒無意仕進此行良苦  
胸中不得已之情誰其知之然足下所處適合如是  
至來札中所云家貧載筆意味翼翼等語猶似自憤  
行藏者今時作何事得不意味翼翼耶念慈自聞先  
繼母訃謝事以來仍緣事阻歸行且一載每以終此  
幽憂或飢餓而死不得奔喪盡禮爲懼倘天道尚可



問終有歸日計且于其日補喪三年中間或以不能  
營葬不免仍出求人所不可知若夫區區此官意不  
復就畢喪後亦將以載筆代負粟用養老父暮年蓋  
以鄙性梗拙必不能因挫而改與時枘鑿焉往不歟  
祿養非不美父母之身亦可念故自知之審而籌之  
熟非因事激切爲憤世語也但出處之際親在亦非  
盡得自由有難言耳因足下中抱苦心學進于道故  
并及之

濟南上分巡青州道周元亮先生書

念慈童子時卽從馬元御先生口中熟先生名兼讀  
所爲制執前客江左猥辱先施盛節且亟稱念慈所  
作詩詞于人謂真實朴老中聲情尤勝念慈自顧豈  
真能是蓋先生以此汲引後學念慈一蒙獎借不知  
何以不自量其愚劣勃勃乎思自奮勵則自此儻獲  
少益皆先生成之又烏能無感耶數欲製一詩以述  
鄙懷旋以大匠之前氣索而止已之官河間吏事相  
仍郡苦百狀筆墨竟廢去年不幸榕棧再痛始釋案



續而又哀哭支離無復思緒今又緣事攝赴歷下去  
先生所治北海僅三百里耳而身有所羈不得趨教  
奉懷之切較在遠增甚得近體詩一章又彼郡馮先  
生諱士標者昔在秦時其提攜教愛念慈者尤厚嘗  
致之幕下同出西塞論文倡和者二年餘心不能忘  
馮先生歿有子三皆不能世其業比聞其太夫人尚  
在春秋甚高恒欲致一餐之奉不能達今先生駐此  
郡馮蓋先生同年進士以今古道孰有如先生者存  
恤其家應已至念慈謹分旅食之半敢因先生致之  
又一詩言其事合前凡二章蓋居憂不宜吟詩以奉  
懷之切遂不可禁其篇短而詞鄙則可哀也已伏惟  
先生垂教之



寄施愚山先生書

七月廿八日小力歸到揚州得先生手教兼惠遺古  
樂苑全部祇誦誨言勸慰真切感何可道獨聞尊刻  
尚未告成急不得受讀茲爲悵結念慈往所有先生  
觀海集不知被何人竊去其內詩雜見於諸家選刻  
者頗多又續得僅存倡和湖上諸刻因戒前失皆謹  
自收藏時一展誦惟文章如七忠祠記等篇至今不  
可復得意常怏怏鄧孝威前相見爲言先生自遊黃  
山後所寄遊詩筆力較放急索觀之孝威因已經鈔



選遂以原本見贈齋宿讀之如桃花源湯泉煉丹臺  
始信峰怪松諸篇莫不掀騰蕩激淋漓飛動真晚年  
進境其氣味不知何以大似青蓮若不從烟火中得  
來者往復不忍釋手然終以不得窺全豹爲恨刻成  
日先生幸必以一部寄我揚州有敝居停廬上舍誠  
謹可託若寄到彼處從業鹽之家轉致軍前亦易耳  
讀尊公先生崇祀公啟益歎先生立身行道固有原  
本立德繼志孝莫大焉俎豆之光自在世教不在先  
生也念慈楚行諸詩前鈔求指示乃不一摘其所失

開示進益之方徒效尋常世俗交作稱許語豈夙所  
切望於先生者耶念慈近亦加意開拓然詩中所謂  
放者須使其氣勢如神龍轉掉渾渾淪淪不可測識  
把搦不當但以句之長短詞之縱逸爲之竊意如是  
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得教後成一詩末由寄呈秋盡  
過真州晤姜勉人兄弟稱近居宛陵依其先公之壟  
暫出謝客不久便返江舟中卒書之白扇上卻寄勉  
人屬其代致若蒙先生教而賜和登諸大集中真畢  
生之幸不必定相寄也周伯衡先生近傳一怪信念



慈不忍信而又淡惡其說之鑿鑿築夫興化所居被  
水淹沒百計求貸再支學俸得數十金往賃屋于泰  
州而其子婦忽病歿婦家又不諒盡以費去老病摧  
頹懼不能勝可念之甚而又適當念慈垂橐赴軍之  
時愛莫能助徒有浩歎谷口舊刻乃前此不自知時  
所爲至今每自檢一過茫背汗顏悔莫能及舟中自  
刪削去十分之六存者二改而存之者又二益以新  
作通爲一帙分體而虛其後漸次增入約四百餘首  
念攜持行間恐有亾失寫成三本一本寄存家中一

自攜一存孫豹人家斷自今年九月中此後遂不及  
附入雖知他日仍有刪改且自選未免過恕恐都不  
足存亦姑畱此稿俟再更數年自視去取定方敢呈  
先生刪定也汪鈍翁全集刻成今首倡同人爲甫草  
刻集亦厚道事甫老詩本不多不能成卷欲但刻其  
文但文字中關係者亦殊少若築夫文中大傳甚多  
而貧甚必不能刻且不能寫副本老病日甚真可念  
也海內素心無幾四方多故會面難期念之惘然十  
月三日燕子磯舟中念慈敬頓首奉書不盡



濟南寄施愚山先生書

比齊河迎晤雨雪山城青燈寒夜中雖未得暢悉積  
懷而仰荷教言真切垂注纏綿不自知其感激泣下  
也深欲追隨前路苦羈身不得自便杜少陵云更爲  
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又云性命由他人悲  
辛但狂顧以杜老襟期浩蕩至今誦其詩辭猶令人  
不堪况不知道如念慈者耶其夜有一詩結句未當  
又寄豹人一絕歸雖足成之終未慊意越二日得先  
生次靳庄寄詩朴老真率忽謹厚忽縱恣可歌可泣



端倪不得真與工部頡頏詩中嫌略同其遭田父泥  
飲篇中語先生蓋沈酣于杜故渾熟不覺耳十六日  
家人自河間將先生所畱手書至家君過蒙謙濟悚  
感之深反覆見家書中又述先生惠顧時叮嚀之語  
咨嗟之色念我憂患賜及呱兒古人交情不過若是  
顧慚匪劣何以得此于先生益爲慨然見懷四章沈  
涵淡穩喜得附傳不朽感尤勝萬鎰華嶽三峰峻歸  
雲一葉輕第二語直大受用若歸舟一葉便覺尋常  
矣珍重寄浮生及書辭中所諄切先生愛我淡矣念

慈向來嘗坐學力泯泯致身憂患敢不銘之永久配  
勉從學耶築夫久歸八寶頃已面悉之先生過白下  
當見梅杓司到洪都見陳士業幸各致問憂患中握  
筆易潦倒無倫次未敢敷以書札寄人并求爲剖不  
盡







以視唐則厚薄二字較然自別以率謂真以尖爲新  
譬如屋有淺廊曲檻自廳事轉入見之心目頓異然  
卽以充客座迓章甫之賓則不宜海錯入口風味非  
不可尚而享宗廟者則必取犧牲羊豕可知宋詩但  
變爲宋也弟嘗思之大端詩須先意卽以宋人新意  
而必求以深厚出之原自有深厚者在今云此豈不  
好卽便成之直是樂苟簡省工力便易法耳何謂廣  
大本朝詩風韻頗盛邇漸衰薄所賴主持風雅者力

挽之今不惟不力挽回反自便而文以佳名使後學  
藉口曰某先生亦如此作吾知壞後學者必自此人  
始恐足下無以自解也弟讀書旣少識見拘滯然寧  
爲謹嚴不敢爲廣大自楚到吳舟中將先是所刻而  
今悔者盡芟去之稍可存者改之大約僅畱其半益  
以近作不惟無力付梓亦不肯又蹈前轍重他日汗  
顏而又慮身在行間及往來舟楫風波中懼有遺失  
已倩傭書人寫成三部一寄家一自攜一則畱足下  
處雖經刪改仍不自慊亦念半生精神心力所在且



望足下歸日直筆刪定恐久不奉教有流入非是而不自知者仍望便郵以長札寄示其故則此來雖未得奉侍左右如親承指示矣望之望之猶憶從前眄柯園相見時弟初學作詩而不肯妄譽足下彼時所作詰曲聱牙之詩後聞足下因弟不譽沈思經年忽然改手一歸正大此尊詩中天之會也弟雖老無進益然自覺邇來較前稍放手一步而此心一味求厚重擴大朴老淡醇寧可不新寧可將作不出好意捨去決不敢討便易悅淺人眼目望足下將此故效從

前仍一致思毋避難就易主持大雅不爲後學頹率作俑狂瞽之言惟高明采納幸甚



贈評話柳敬亭序

尚書曰工執藝事以諫明技藝之事能通乎道不可忽也古之人精一藝或卽以爲氏童而攻之畢世而究之子孫世守之蓋必先端致其力然後能造其極而著聞于世評話者嬉戲之小技上古未有聞焉金陵有柳敬亭者竟以是名海內能文家贈言滿箱篋遠方至者或欲聞其技而不可得予往來江上旣久丙寅春一聽于金陵承恩寺寓辛丑秋阻兵寶應再聽于邑明府王合陽署中當高軒坐敞座無襍賓正



襟高坐徐理古人一事舉夫憂愁幽鬱豪華縱肆忠  
孝節廉慷慨激越昔人難于自言之懷之狀一時低  
徊展轉儼然如與抵掌聽之者乍喜乍愕激發壯憤  
動乎中見乎色形乎舞蹈揚厲斯不亦奇技也哉生  
故善飲每持奏技輒先竟數大觥就其坐愀然肅然  
若有所憶而往也久之若有所見有所得而還也而  
後言先稱稱叙次其所舉之人與其人之世少焉漸  
詳其事其過已暢言之則其人之氣體性情與其朝  
野之風俗治亂山川之險易時日之寒暑晦明皆可

得而見其抑揚行止變化錯綜自然之妙若風行雲  
湧石觸水洄端倪之不可得予嘗問柳生而何所用  
兩心以致此生曰予幼學於師與世之習此技者無  
以異積愆苦素至二十餘始少有得今年六十有九  
老矣乃工然于技未盡也予之始坐而思也直以身  
當其人之世遍歷乎其所以遭而後其人之遇如我遇  
焉其言其行咸自我出乃出之必一諸已後可動諸  
人其故在神明離合之間既不得于師人亦無能受  
者嘗自念不得其傳未嘗不泫然出涕也予乃肅然



歎其言有近乎學道者彼伯牙學琴成連至于精神  
寂寞曹將軍畫馬杜甫謂其慘愴經營天下絕勝之  
技未有不積思耑一先得諸己而能神明其用者生  
既善其技又能自言其所以得善者如此其以此名  
故宜聞生事左寧南取久能言寧南事娓娓可聽尤  
勝說前古人事又習聞其技者稱其說一事百回都  
不相襲惜未得罄聞也

北海馮宗尼先生詩序

詩者心之聲也因乎境遇之感而動乎性情之正斯  
作者非徒然而讀者可以感其間鼓舞快暢憂愁幽  
思心隨事遷而其發爲聲也不爲詭飾矯枉則亦莫  
不有其性情故雖曠世而遙讀其詩者猶如當其世  
見其人故欲存其人亦存其人心之聲而已矣北  
海宗尼馮公豪宕風流負文武大略學成進士身履  
叅政亦不可謂不遇于時者也而所至多艱虞險阻  
形格勢禁不得盡其才因之俯仰抑鬱不能自己乃



自放于詩歌奕酒以寄其懷斯足悲也已往公備兵  
邠乾念慈方困頓諸生中公虛已下交不啻飢渴未  
一年公遷莊浪時回紇倡亂猶據涼州去莊浪不三  
百里督師提兵纔渡河事勢叵測公之親知向在署  
中者咸庀裝告歸公笑曰君等皆去我獨往何害念  
慈乃攜笈從公去後亂亦稍定莊浪當兵燹之餘荒  
涼疾苦公調餉給兵撫民和衆雖備極况瘁暇卽飲  
酒賦詩拈髭長嘯浩浩乎有不可一世之志又年餘  
公遷蜀之建昌以其地寇據不得之任復出蜀棲遲

青門渭北間再遷閩海假道歸省念慈亦幸叨秋薦  
偕計入都被放而南遇公于淮陰時乙未八月也未  
幾念慈抵廣陵公老僕二人忽素衣來謁驚問之乃  
知公赴閩中道次蘭谿病歿矣公故有嬖妾某氏所  
至輒以相隨當過淮時氏在舟中以炎熱卑溼之鄉  
而隨侍非其人雖力爭之亦未必能止然念慈不能  
力爭于淮陰而徒痛哭公于江上罪悔其何及矣又  
六年念慈改官令新城被累落職乃從公長君曦伯  
處索得公古今體詩若干首叙次成帙欲以存公之



志且志我兩人交情于不忘而苦落拓之餘力不能  
付劊劊氏攜持行篋中者又二年遊都下乃得授梓  
嗟乎念慈固得左右于公者也是帙出庶幾使讀之  
者亦得于慷慨悲歌中如見公生平之飲酒賦詩拈  
髭長嘯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概也夫

程郊倩藥性廣發揮序

醫有藥物猶將有士卒帥師百萬不能知其性情才  
技之所在而用之猶無兵也古之名將類皆先知其  
士卒之性情與其才技孰果敢可先鋒孰彊毅可後  
殿孰勇而輕可用致敵孰廉而仁可用和衆以至水  
陸易險之異宜步馬卒伍之相得莫不務盡其所長  
而避其所短故其用之也如志之帥氣臂之使指然  
後戰無堅敵守有完壘夫是之謂能兵程郊倩歛士  
也遭世變棄儒攻醫沉酣于岐黃家言三十年所窮



極其奧所著書如傷寒論後條辨大爲世所稱述子以甲寅乃得晤于金閭亭下一廛市肆閒手自著述寒暑不輟坐榻幾穿初不求人知也一日以所著藥性廣發揮一書相示余讀之累日夜歎曰至矣夫藥性自神農本草經外歷代所著無慮數十家其集大成者則惟蘄陽李瀕湖綱目爲取一切形氣色味性用廣按博採無不備矣然猶統言之耳故用之者不能因以決其去取自後經疏一出天下交稱之謂其所發揮者詳而有要其于所以主治之故多所發明

亦旣析言之矣然猶未能會通一貫也是書也隱者顯之奧者達之極縱橫變化之中有珠聯條貫之妙且顧名思義引據確切闡原委別異同翻從前習舛承訛之窠臼襍以詼諧戲謔以醒人眼目俾讀者一見而知藥之性情如此才技如此且知用之彼而效用之此而亦效者如此如是用之則效不如是用之則不效者如此其用心加惠於後世何限哉譬猶司兵者于其所訓練之士旣詳其氏里年貌又併其氣質愛憎能事短長莫不洞若觀火一號令驅使之遂



各曲盡其才力而無所疑忤其以救亂拯危克奏膚  
功何有雖醫之方劑多端神明存乎其人而要離  
乎用藥之性以達病之機因藥之情以濟藥之材而  
已藥性無不了徹其于攻補引用輔治裁治之事亦  
思過半矣斯實足擅諸家本草之場而補其所未逮  
焉余時將從軍荆楚深望今之將若帥皆知兵如郊  
備之於藥物也輒取而譬之如此

王氏家譜序

世之爲族譜者明其所自出支分而條系使後世子  
若孫各知一本而不塗人相視也義止此矣間有家  
傳或家訓家誡亦別自爲書不雜於譜非若國有史  
自他人爲其官凡行事得失例皆得書而傳之也別  
駕宛平王君德扶所著家譜其例之變矣乎然予竊  
有取焉德扶先世寒微未有能以詩書顯者然其務  
本行善積累有年至德扶始業儒又遭亂不得卒其  
業以科第致身 朝廷乃以家貧親老投師考業殫



心國書之文階監局以進固非其本志然已兩仕爲郡倅在令宰之上所至有治聲跡其艱難強忍奮勵磨礪以自致於斯與世之困頓研窮于帖括之中久而始達者何以異卽此可以爲其後世子孫法矣今又述其高祖父母以下名諱姓氏及其形體言貌生平遭際行事始末芻及內外親戚之氏族讀之者一覽而如見其祖宗之作苦勤家焉如見其所與姻婭周旋焉其務實敦行終獲裕後者可則而倣也其放佚自用尋致困苦斬絕者可警而省也蘇文公曰觀

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是編也譜而兼傳與訓誡者也觀之者皆可以興起而勸戒矣豈獨其子若孫愀然動念惕然興懷也哉夫孝弟者百行之本勤儉者克家之基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德扶其持是心以治民而厚其風俗用光祖宗父兄之緒德扶之子若孫又奉是編傳是心興于爲善而戒于爲不善以永昌厥世則王氏之爲學爲教統承啟佑皆于是編焉得之矣或曰其書先世事皆過質無文可乎余曰此其所以爲實而可傳且以



示其子孫也王氏之譜殆事以義起而爲其家之信  
史也夫

谷口山房詩集自序

谷口在敝邑西北四十里史所稱池陽谷口也余先  
世敝廬實在東而常思卜築荷耒於此故以名其居  
且名其詩顧予幼未能詩卽喜讀古人詩癸未後纔  
歷離亂苦無以言其懷始從人學詩恨入手卽爲遲  
體故氣體卑下不能超邁所作多不可示人亦不復  
存藁嗣後里門被兵生計窘促乃西走塞上從叅謀  
馮公宗尼遊甲午偕計北上明年下第南遊客于淮  
揚秣陵豫章者三年有作一冊旣再入燕走晉歷豫



復渡江入吳沿越返于白下其間興會感觸山川嵐  
物交遊贈答間有吟咏因檢先是刻本自加芟除及  
友人論定存其什七益以後作共成一帙家居之詩  
少而四方之詩多統于谷口山房從志所在也懽暢  
之言少而愁苦之言多情因乎遇也近奉教海內諸  
君子益粗知此道之難下筆甚苦而性又懶漫所得  
極少要之讀書弗廣腕弱情窒都不足存但以閱歷  
情志畢見於是懼攜持行路或有遺失自茲以後箠  
仕爲吏恐此事漸至廢閣十年心力可念故付之剞

刪以便請正同志云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二

序 趙秋水近詩序 劉玉音臥嘗齋詩序 鄒

荻翁先生文集序 程然明詩序 蔣玉淵歷下

存笥草小序 見山樓詩序 馮雲石詩序

外祖明巡撫河南中丞袁一常公奏議序

吳旆齋青簡齋集序 胡石庄先生

篇序 張母王太夫人九表有一大壽序

壽攝涇高陵朱侯序



